

前不久,网上流传的“中国1996年长征三号乙火箭首飞失利”视频,是有人利用“围观者”的猎奇心理,刻意炮制的“杰作”。视频中,除了长三乙火箭首飞失利是事实,其他如“造成500死亡”等,都是一派胡言,造谣惑众。对此,中国航天有关方面已经发表严正声明,对事实进行澄清,对谣言进行驳斥。

笔者作为航天人总感到骨哽在喉,不吐不快:为什么有些不良网民总喜欢无中生非,专挑一些“陈年烂谷子”的东西来吸引其他网民的眼球?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中国航天创造的无论是载人航天,还是“嫦娥”探月等世界级的辉煌成就,不长国人之志气,居心何在?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笔者曾多次前往酒泉、西昌等航天发射基地,数次亲眼目睹了长征系列火箭发射升空时的壮丽场景。每每置身于巍峨的发射架下,仰望通体洁白的巨型火箭,一股为中国航天自豪、为长征火箭骄傲的神情不禁油然而生。

中国长征火箭的不朽功绩怎能抹杀!

1990年4月7日,由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交给中国航天发射。要知道,这是中国航天第一次通过国际招标而承揽的首

颗商业外星发射业务。而众所周知的原因,老美就心底里来说,是很不情愿用中国长征火箭来发射他们的卫星的。其中谈判的一波三折、发射过程的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不管怎么说,既然中美航天已经上了“一条船”,谁也不希望最后的发射失利,星箭成功才是双赢。在西昌发射基地,中国长征三号火箭

果然不负众望,一箭破苍穹,托星耀宇宙。在发射场一直抱有敌意的老美专家也不由被欢呼成功的热烈气氛所感染,由衷地赞叹:“中国长征火箭,真棒!”能得到世界航天“一哥”的夸赞,不容易。

长征火箭仍然与美国有关。1999年5月8日,我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悍然轰炸,造成了多人死伤和大使馆建筑物被破坏的悲剧。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强盗行为,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举国上下的同仇敌忾。而在其后的5月10日,我国的长征四号乙火箭在太原基地发射风云一号C气象卫星一举成功。这不仅是一枚首发之箭,而且是一枚扬民族之威的火箭。

火箭发射成功后,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许多地方举行了欢庆活动。记得一位前来航天采访的记者曾问著名火箭专家、该火箭的总设计师李相荣:这是我们国家为回击美国人,特地选择这个时候发射的?李总笑答:“怎么可能呢,火箭的发射计划和流程都是非常严密的,只不

过是一个巧合罢了。”长征火箭的一次“不经意”,却让

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而就在火箭发射队从太原返回上海时,一位火车司机听说他拉的是上海航天火箭功臣,特地跑到车厢里向航天人分发香烟,跷起大拇指不停地赞扬航天人。火车司机那一脸的自豪,让航天人心里灌满了蜜。

当然,航天发射毕竟具有高风险,可以说没有一个航天国家一帆风顺,失利对于航天来说难以幸免。翻开世界航天史,典型的失利事件历历在目、教训深刻。1971年6月29日,苏联的联盟10号飞船完成任务返回时,因舱内安全阀提前打开、舱内空气大量泄漏,导致3名航天员不幸死亡;而对美国来说,1986年

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和2003年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双双失事,两次悲剧共损失了14名航天员。而挑战者号升空仅73秒就突然凌空爆炸,众目睽睽下,航天飞机残骸仿佛在天空画出了一个巨大的白色问号。至今,那留在人们脑海里的“问号”仍挥之不去。

中国长征火箭虽然有过失利的痛苦,但更多的是成功的喜悦。就拿首飞失利的长三乙火箭来说,后续发射全部成功。在刚过去的“十二五”期间,我国长征火箭共发射86箭138星,成功率达97.7%,创造了当今世界最高的航天发射成功率。而2015年长征火箭共发射19箭45星,全部成功,成功率为100%。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长征火箭达到100枚发射整数时,中国航天人用了37年的漫长时间,而到2014年达到200枚时,却只用了短短7年时间。中国航天近年的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辉煌,举世瞩目。

事实胜于雄辩。长征火箭就像一根擎天巨柱,撑起了中国作为世界航天大国的坚实地位。长征火箭是最棒的!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为之点赞!



至爱无言

甘建华

早春二月末,九旬老父驾鹤西去。他走得平静安详,最后闭上眼睛时,我感觉他脸上甚至露出了几丝笑意。

那笑意这些天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思来想去,觉着它有点儿神秘。遭受病魔百般折磨的父亲,难道没有感觉到痛苦和难受吗?回想住院以来,他总是那么乐观,还常常对儿女说,过几天可以出院了,家门口的阳光多好哇,小花园里葡萄藤和柿子树快要发叶芽了,你们妈妈喜爱的马兰头又要绿了。在全家愁肠百结的时刻,他的笑容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抚慰呵。我还常常自我安慰着:幸亏父亲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有时候却有点儿怀疑,冰雪聪明一世的父亲,会不知道自己的病吗?他会这么傻?去年9月,父亲换心脏起搏器出院前,医院给的出院小结中,有一句的大意是肿瘤标志物待查。当时我们做子女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又将信将疑。那张纸没让父亲过目,他也没在意的样子,坚持急着出院。后来,那张小结不知怎么又落到了父亲的手里,然后便蒸发似的不见了,他说不知道放哪儿了。我清晰地记得,他曾经看得很仔细,却眉毛不翘须不动,什么反应也没有,依然为逃离了医院回到家而乐乐呵呵。

我当时松了一口气,看他的模样哪像患了重症呀?于是,听从了医生和亲友的劝告:人到了这个年岁上,经不起大折腾了,恶毛病不管有没有,顺其自然最好!

父亲是直到我们发现病情不妙,才被送医院的。确诊之后,父亲始终不问检查结果,我们也轻描淡写地只告诉他毛病的后半截:胆道梗阻,引起黄疸。父亲微笑无语。

父亲被收治在三甲医院的某观察间里,8张床位一个月里“走”掉了4个绝症患者,有的家属当场恸哭,动静很大。这使我格外紧张,生怕父亲受到刺激。所幸他多数时间昏昏欲睡,加之我们遮遮掩掩,他并没在意。清醒时,他说某某床的病人出院了,换了新来的。这让我们减轻了几丝心理压力。

后来,父亲转到了家门口的医院治疗,不经意间听他对人说起,之前住的那家医院的大病房里,一个月里就“走”掉了4个人!

听到这话,我们吃了一惊。

父亲啊,原来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只是为了安慰我们,有些话儿你不肯说,有些事儿你不愿点穿。真是至爱无言,沉默是金呵!

父亲住院前两个月的一天,我驾车陪他和妈妈去全家生活过的闵行。故地深秋,父亲游兴颇浓,话也比往日多了。到了西渡口,车沿着黄浦江往东行驶,父亲目光凝重地寻寻觅觅,忽然指着车窗外说,就在这里,几十年前的一个晚

在香港逛庙会,丙申年头一遭。

维多利亚公园的年宵花市是传统的“年货”市场,堪比内地的庙会。我置身花市但见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平视之景,人众攒动摩肩接踵;抬眼相望,上空悬挂醒目横幅,“此道只准向前”,看来有防止人流对冲的安全预案。铁栅栏也整齐地排列在 market 周边,似乎已严阵以待,但四周没见警察甚至治安维持者身影。融入人流的脚步,只能是移动行进,但未有拥挤之感。此刻虽然气温升高,而身着冬装的市民游玩观赏之热情不减。

孩童自然是庙会的主角,骑在父亲们的头顶上,有的舔着草莓做成的冰糖山楂串,有的嚼着鱼干肉脯什么的,尽管

食物细粒不时地落在爸爸们的头上,但谁也不理会。当然摊位上千姿百态的“猴娃”“猴圣”更能吸引小孩,那些童趣盎然的玩具总让家长倾囊而不顾。那小男孩,买了猴娃,还要孙

悟空。一边的妈妈哄小孩不要买了,爸爸则出手大方,过年时节满足小孩要求也是人心使然。中国红灯笼串亦迎合了香港社会流行的元素,而花卉品名的寓意更似社会心态的缩影,一盆盆金桔以“大吉大利”为主题的“金句”随处可见,各



香港的庙会

春萌

元宵佳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之一。在香港,元宵节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除了传统的赏花灯、猜灯谜外,还有各种民俗表演和美食。今年的元宵节,香港各界举办了多项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参与。在维多利亚公园,一场盛大的元宵灯会正在举行,各式各样的灯笼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此外,还有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热闹非凡。在街头巷尾,到处弥漫着节日的喜庆气氛。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与家人朋友一起赏花灯、吃汤圆,共度佳节。



金猴闹春

(剪纸)

孙平

上,我差点跳进了黄浦江,要不是想到孩子太小,想到你们的娘娘正好来我们家里,我的命早就在这里结束了!然后,父亲缓缓地告诉我们,他的人生经历曾有过曲折,但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就跟着共产党了,组织对他早就作出过“好同志”的历史结论。但在那些不正常的年代,每次政治运动自己都成为审查对象,甚至蒙受过种种不白之冤,那一次他简直要崩溃了,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我惊愕异常。都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呵,这沉痛的一幕,父亲过去从来没有提起过!我只知道,“文革”中,父亲作为一个基层文化机构的

负责人,因“历史问题”遭受了更大的冤屈,然而,回到家竟然像没事一样。也许,为了避免担惊受怕的母亲知晓真相后受不了。有天我无意间听到他对母亲说:“系统的造反队里,大多是过去的干部呢,游街的时候他们特别照顾我,车开到人多的地方就让我站一会,到了人少的地方马上让我坐着。”戴高帽游街的奇耻大辱,在他口中成了轻松的笑话。所有的苦难,默默地独自承受,除了对亲人的至爱,这需要多么刚强的意志支撑呵!男人的担当,硬汉的品格,是父亲一生铭刻在我心底最深刻的印记。



春节期间,吻别的鹅,刷爆了朋友圈,骤然成为网红。有热心网友找来了一张摩托车翻车的照片,编了一个有情鹅终成眷属的浪漫故事。有新闻学教授分析说,这张照片“唤起了大家心中关于爱情的共鸣”。现实中的这两只鹅,还是分别被宰食了。鹅的主人说,“自家养的草鹅,被宰食是一种归宿”。这话当然也没错。

童年的我,养过母鸡。我撒米、切菜给母鸡吃,摘树上的皮虫窝,剪开外壳,把里面胖胖的虫子抓出来给母鸡吃。这只母鸡白天跟别人家的公鸡母鸡一起玩耍,一起觅食,我傍晚时分放学回家,它会从鸡群里奔出来迎接我。母鸡长大了,下蛋了。母鸡长壮了,父亲来探亲了,母鸡要被杀了。我带着母鸡躲了起来,抱着它流泪。母亲找到我们,母鸡还是被杀了。鸡汤很香,很鲜,我也喝了。

细想起来,鸡鸭鹅、猪牛羊、马驴骡,无论是伴侣动物、农场动物、耕作动物还是野生动物,它们也都有情感,懂喜怒。人类,只因发明了工具,懂得了驯化,似乎就有了役使、宰杀、食用这些动物的权利。

再细想,宇宙天地之间,人类,是不是最高等的文明生物?倘若另有掌握更高级文明的生物在未知的星球上,真有那么一天,那些生物乘坐着UFO之类的飞行器进攻地球。对入侵者而言,人类是不是也等同于那些农场动物、耕作动物和野生动物?

我并非素食主义者,我只是觉得,生而为人,还是应该时时心存感激,感激为我们提供热量和营养的植物和动物;也应该时常心存愧疚,愧疚自己日日产生的废物和垃圾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更应该刻刻都心存敬畏,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的规律。

地球孕育了人类,人类未必是地球名正言顺的主人。还是要牢记印第安酋长西雅图的话——“人类属于大地,大地不属于人类。”懂得了这两句话,才真正懂得,何谓悲悯。



联,香港初一贴春联象征之意也许在于“桃符万户迎新年”。初一晨起,在社区商区逛了一圈,无论是豪宅、公寓,还是商家,新春联点缀出人们祈求福祿寿之情。比如“招财入户路路通;举步出门方方利”“人顺家顺百事顺;福多财多喜乐多”;又如“金猴献瑞丰年早;玉宇迎春盛世来”,“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南西北财”;再比如“门庭兴旺福高照;华堂丰泽寿绵长”等等,我发现有些春联还是手书的,尽管有些字体达不到“书法”的水准,但是春联

图的就是一种心境,这些人家了不起啊。初一一晚的花车游、初二晚的烟花会这些香港春节的传统节目,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味。当然初一深夜旺角事件,则与年味格格不入,与更多港人忧虑的一样,不法治安不安全不该是香港的常态。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如果现在还不知道微信是何物,那么,这个人肯定穿越在唐朝;如果不会或不去玩微信,那么,这个人一定“勒特”(out:落伍、出局)了。

发给你的微信,若始终沉默不回复,一段时间后,你的智能手机就会“门庭冷落车马稀”。怎么回复微信,我以为是一门技术活。我经常尝试幽默式的“神”回复,呵呵,嗯嗯,嘿嘿,哈哈,乐了我你,令人莞尔,给职场心情松个绑,不亦乐乎。

微信“神”回复,还真的有点气场呢。

今年一月,霸王级寒潮来袭,江南很多年不见的雪来了。一位朋友发来黑色私家车被皑皑白雪全覆盖的雪冻图,感叹:“我的车啊!”这幅图,“打开”了我半年前发表的一篇私家车使用保养文章,关于购车择色的叙述“砰”地跳出来,我一激灵,即刻回复:“黑色变白色,可直降车内20摄氏度温度,旁友啊节能省钱。”呵呵,收到这样的微信文字,朋友也瞬间愁眉转笑容了。

除夕中午,贺猴年新春送美美祝愿的微信多起来。一位同事发来“提前拜年”的微信,我拟了“向您提钱拜年,提钱快乐!”在朋友圈里选对象“精准”发送。“提钱”一语双关,看的人一瞥即明义,又含美好的祝愿。俗是俗了一点,但不乏幽默,接收的朋友,哪有不乐的?

今年冬季的一天,苏州正在下雪,上海正在下雨。在苏州工作的一位上海朋友,发来两张刚拍的西山雪景照片。我听到微信“叫”声,点开查看,呵,是雪景图嘛。上海和苏州是贴隔壁邻居,“上海现在也落雪了?”我不由抬头朝窗外望去,却是小雨绵绵。触景生情,急智一闪写出回复:“西山有雪,上海有雨,所以叫‘雨夹雪’。”用了气象术语,准确又巧妙地概括两地同一月天不同的气象。微信发出去,正在西山凝望飘悠悠雪花的朋友,会心一笑。

同样,以上海方言回复微信,也有不错的“笑果”。半年前,我智能手机还玩得不够溜,微信的许多功能不会操作。一天,我换了主题照片,一位眼快手捷的朋友立马发来赞赏的微信:“学得好快啊!”这话中听,但微信上主题照片是妻子帮我换的,不能贪天之功以为己功。那怎么回复呢?思来想去,有了主意,用上海方言回复:“瞎风格,是别宁帮我换格。”嘿嘿,这回复,既声明我智能手机操作才起步,又算是“喜剧”了一幕。

如今,有人玩手机,简直到了不分场合、不舍昼夜、不论忙闲的程度,因而也诞生了著名的段子:“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旁边,你却不在玩手机。”玩微信,不过度才好,这不是题外话。记住了,亲情才会乐融融。

微信“神”回复

范国忠



七夕会时尚感觉